北大荒不久,第一次去富 锦具城。那是离我们生产 队最近的县城,大约有一 百多里地。县城,不像我 们生产队那样荒僻,也不 像北京那样繁华,它很嘈 杂,寒冬的风雪,并没有阻 挡人来人往的脚步。中午 时分,我走进一家小饭馆, 准备吃点东西。我从来没 有见过这样的饭馆,刚掀 开棉门帘,一股热气扑面 而来,浓雾一样包裹着我, 眼前只是一片模糊的影 子,人声鼎沸,热浪一样 滚来,把我吞没。

点了碗面,坐在饭桌 前等候,等了许久,面也 未上来。我想喝点儿开 水, 暖和暖和, 看见屋中 央立着一个汽油桶改造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日常生活和足球生涯的照片。

结下了不解之缘。

切,因为足球不听他的话。'

弥足珍贵的是,书中刊载了30多幅反映贝氏各个时期

员,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中备受宠爱的老二。他

贝肯鲍尔生于1945年9月11日,父亲是个邮政官

从小喜欢足球,9岁开始在慕尼黑1806

体育俱乐部踢球,13岁进入拜仁慕尼黑

足球俱乐部青少年队。1964年初,他正

式加盟拜仁队。因当时他还没有达到

法定成年年龄,是他的父亲在协议书上

签了名。这次签名虽然只有一个简单

的名字,但是极为艰难。为什么?请看

贝氏在书中的一段描述:"踢足球?这

也可以成为一种职业? 靠踢足球也能

养家糊口?如果说可以,不知这日子会

过得怎样,并且能不能维持一辈子?"他

父母希望他能选择一个保险的职业,有

一个收入相对稳定的工作。但贝肯鲍

尔酷爱足球,他父亲看到儿子态度坚

决,又看到他在这方面也有天赋,最终

作了让步,遂了儿子的心愿。从此,贝肯鲍尔就与足球

队处于艰难时刻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接任主教练一事

中窥见一斑。俗话说,月有阴晴圆缺。任何球队也都

会经历高光和低潮时刻。1995年4月,拜仁队在德国

甲级联赛和欧洲联盟杯寨中连漕败绩, 失去了夺冠资

格:"在五天时间里,我们队经历了从升入天堂到跌入

地狱的苦痛。"俱乐部高层不得不罢免时任主教练,并

要求贝肯鲍尔接过教鞭,打好最后几场比赛,为球队挽

回一点颜面。不少亲友劝他郑重考虑,不要"弄巧成 拙",毁了已有的名声,但贝氏最终还是答应接任。回

到家里,他妻子知道此事后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

国足球皇帝"? 贝氏曾103次代表德国国家队参加国

际比赛,50次担任国家队队长。他代表国家队参赛

取得了诸多荣誉:1966年世界杯亚军、1970年世界杯

季军、1972年欧锦寨冠军、1974年世界杯冠军(他是

球队队长)和1976年欧锦寨亚军等。而他代表拜仁

队参赛所取得的奖杯那就更多了。在球场上,他是当

代最优秀的攻守兼备的"自由人"。他对德国足球运

动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无愧于迄今德国

足球史上最有成就的运动员,因此被德国媒体和球迷

称之为"德国足球皇帝"实在是实至名归。贝肯鲍尔对

足球运动有着特别深刻的认识。他的许多有关足球

和足球比赛的感悟可谓金句。比如:"足球天地是个

悲喜世界""赢了球什么都对,输了球什么都错""使我

陶醉神往的是足球运动的不可捉摸性……这也是足球

不少读者可能要问,贝肯鲍尔怎么会被誉为"德

双关话:"我的弗朗茨(贝肯鲍尔的名)爱足球胜过-

贝肯鲍尔对足球的酷爱和痴迷,也可从他在拜仁

1968年的冬天,我到的大火炉,炉里烧着松木 柈子,炉上坐着一个"呲 呲"冒着热气的水壶,便走 到柜台前,向服务员讨要 个碗好去倒水。服务员指 指前面的水池,我走过去, 看见水池里放着好多大

萍水相逢

肖复兴

白瓷碗,便顺手拿起一 个,看见里面有水,把水倒 净,转身刚要走,一 个反穿 着羊皮袄的壮汉走到我的 身旁,厉声问我:你怎么把 我的酒倒了? 我有些莫名 其妙,怎么会是酒? 壮汉 不容分说、毫不留情地非 要我赔他的酒。我和他 争辩起来,壮汉不依不 饶,一时闹得声响很大, 众人的目光落在我们的

这时候,另一个壮汉 走了过来,拉开了这个壮 汉,说道:你没听这娃子说 话,一口京片子,肯定是刚 来的知青? 生牤子,不懂 行! 说着,他从水池里拿 退休前,我曾应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公司邀约,主译 了《半世球魂——贝肯鲍尔自传》。该书内容丰富,介 绍了贝氏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概述了他从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年轻球员到成为"足球皇帝"的艰难经历,以 及他为取得众多足球荣誉而奋力拼搏的种种感受等。

定是把他碗里的酒当成水 泼了! 我谢了他,他摆摆 手,转身回到座位,接着喝 他的酒去了。 1992年的夏天,我在

起一个空碗,走到柜台前,

买了一碗酒,送到那个壮

汉的面前。然后,他走到

我的身边,对我说:你刚来

不懂咱们这疙瘩喝酒,都

是泡在这水池里温酒,你

摸摸,这水是热的。你肯

巴黎的戴高乐机场转机 去巴塞罗那,采访那一届 的奥运会。戴高乐机场 非常大.转机的候机大厅 很远,时间紧张,穿 过拥挤的人群,我拼命地往前赶路, 走出了一身汗。

忽然一眼看见 坐在椅子上的一位中年女 人手里拿着邮票,是一枚 小连张,好多张邮票连在 一起。那时候,我集邮,知 道好多国家都在出这届奥 运会的纪念邮票。尽管时 间紧张,还是忍不住地停 下来,用拙劣的英语问她: 您这是奥运会的纪念邮 票吗?她点点头。我又 间她: 在哪儿能买到这邮 票?她向前指指,然后摇 摇头,摆了摆手势,我猜 大概意思是离着有些远, 或者是这里地形复杂,你

- 定看到了我脸上露 出有些失望又有些渴望的 表情,她微微一笑,从手里 小连张撕下两张邮票, 说 给了我。我赶忙掏钱要给 她,她连连摆手。我谢过 她,她又冲我摆手,让我赶 紧赶路

去年秋天,我和老伴 去潭柘寺,看那里的千 年银杏古树。我们已经 好多年没去那里了。银 杏树一片金黄,每片叶子 都被阳光镀上了一层碎金 子似的,闪烁着耀眼的光 芒,也闪动着千年沧桑岁 月的回忆。两株银杏树周 围都是人,都在兴致勃勃 和银杏树合影留念。在北 京,有银杏古树的地方很

> 多,但这里大概奏响 北京秋天最盛大的 **华彩乐音**。

我和老伴相互 拍照。不知什么时 一个陌生的年轻姑娘 走到我的身边,微微笑 着,对我说:我光看见您 二老互相照了,我给您二 位照张合影吧!

我望了望姑娘,个子 高高的,面容清秀,忽然心 里很有些感动。我和老伴 外出游玩,相互照的都只 是单人照片,从来没有一 个陌生人走过来,好心地 问我们要不要照一张合 影。只有这位姑娘,第一 次为我们照了张合影。我 们身后的银杏树那样金

春

到

速

写

肖

复

买过许多旧物。

在京都和名古屋逛过不少跳蚤市 场。日本的城市里,许多社区周末都有 定期的集市,我一去便买到手软。集市上 的货品大多是当地居民的闲置物品,有用 过的旧物,也有簇新的东西,有的连包装 都没有拆过。我买过礼盒包装的大大小 小的毛巾、浴巾、手帕和杯盘碗碟、印着 小熊维尼图案的迪士尼膝上毯,还有一 双崭新的鹿皮手套,摊主是一对年轻夫 妇,告诉我这是他们从欧洲买回来的。 有一对丝绸布料做的小人

偶,服装是平安时代的款 式,内里填着好闻的中药 香包,至今仍有余香。逛 市集的乐趣不仅在于淘

宝,对白也生动。有一次我看中一只则 武的骨瓷红茶杯。"配套的杯托都没有, 还这么告!"我意图还价。谁知主人不徐 不疾地应道:"就是杯托没有了才卖这个 价,否则价钱就更高了。"我听得笑出来, 最终乖乖按照她开出的价钱付了款。

几年前在名古屋一家木屐店里,看 --把细竹骨架的绢伞。原本用作摆设 的旧伞被我一眼相中。正红的绢丝伞面 上涂了桐油,撑起来伞面颇大,合起来却 纤细轻盈,握在手里像一把剑。店主说 它是孤品,做这把伞的匠人早已去世,因 为是纯手工制作,即便同一个人,也做不 出一模一样的两把伞。历经风雨用了几 十年的伞,颜色仍是饱满的红,除了伞面 一星半点的蛀洞,几乎看不出时间的痕 迹。当然,我并不会拿它来遮雨,而是当 古董一样收藏着。

日本的漆艺家赤木明登写过旧货店

里一个李朝的文书箱,他把箱子拿在手 里抚摸,箱子表面贴着纸,"纸上重叠涂 刷着的不知是大漆还是柿漆,手感出乎 意料地温润细腻。文书箱的肌理、触感, 经由双眼和皮肤,一直浸染到了我的身 体深处。"当年他还是学生,等他攒够了 钱再去,那箱子已经卖掉了,"那是种失 恋般的悲伤"。这家店可以说是赤木明 登的民艺启蒙之地。

许多人对旧货店的印象,可能是满 坑满谷的古钱币、玉石、红木椅子、中式

物

提篮,弥漫着令人不快的 阴郁之气。事实上,欧洲 和日本颇有些环境明亮宜 人的二手店。在西班牙的 马德里,偶然走进一家美

丽的小店,卖皮具、银器和木器,如果不 是标签上注明,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是 手货。日本东京的西园寺有著名的旧 物街,名古屋的市中心有座商厦专卖旧 物,与一般的百货店无异,售卖二手的首 饰、衣物、家居用品,甚至有一层楼面专 门卖乐器。国内也开始有像样的二手商 店了,不久前我在安福路发现一家,一层 卖书一层卖衣物,风格明快时尚。

有人无法欣赏旧物,总觉得上面沾 染了其他人的气息。但走四方的现代 人,谁又能活成栊翠庵里的妙玉?细想 哪怕是再高级的酒店或餐厅,那些床单 和餐具也是他人用过的。反正我是不介 意的,淘来的二手杯碟,沸水煮过就能 用,二手衣服,只要来自正规商场,看中 了我也会买来穿。每个人都是世间的过 客,曾经拥有过的物品,流转到下一任主 人的身边,这真是自然又环保的好事。

挤

占

阳

光

的

틒

死

苗, 面前她的身影那样漂 亮,那样亲切。

无论55年前替我赔 了一碗酒的壮汉,还是31 年前送我两枚奥运会纪念 邮票的巴黎妇女,或是去 年那位善解人意为我和老 伴照相的年轻姑娘,其实, 和我都只是萍水相逢。在 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更 多的是亲人、孰人和有种 种关系往来的人。萍水相 逢的人,不过是擦肩而过. 你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 字,以后再也见不到他 们。比起前者, 萍水相逢, 显得更细微,更琐碎,更微 不足道,如同轻风吹过水 面,只荡漾起一丝丝涟漪, 然后消逝得无影无踪。但 就是这样细微琐碎而微不 足道的萍水相逢,让我久 久难忘,感动的恰恰是这 样细微琐碎和微不足道。 他们让我感受到已经越发 凉薄的人世间的良善和美 好, 还是那样顽固地蕴含 在人心深处,常会在萍水 相逢中不经意流淌,湿润 我们业已干涸的心房。

李老头是我爹,小唐是我女儿,李 老头的外孙女。李老头对花草无感, 小唐像他,对小动物能不理就不理,对 花草是能扔就扔,摆设讲究极简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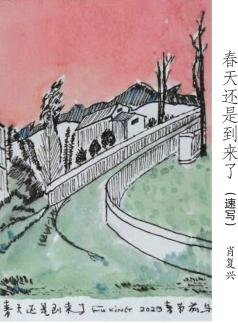
那天,在阳台上跟他抢阳光的两米 高的昙花被下了逐客令,推得远远的。 阳台面积有限,李老头咬牙切齿地和花 争夺阳光,在他看来,宽松自在晒太阳的 场地只能他一人独享,惧怕寒冷,冬天却 穿得少,就爱晒太阳,对这株花龄超过 十年的大疙瘩十分看不惯, 理由是不开 花不结果,堵在阳台上脚都伸不直,坚 决清理出局。

下了班,他态度坚决地把比人都高的大家伙拖拽 到电梯口。忙着给娃辅导网课的我赶紧起来,两个 人一个拽一个推,把巨大的昙花推进电梯下了楼,他 把车发动到昙花面前,哼哼着捂着腰,给累的……

我麻利地把后备箱弹起,杂物一股脑抓出来,扔脚 边,助他一臂之力,我妈永远慢半拍,被从后排邀起来, 三个人一起把大昙花抬了个"卧倒",小唐兴奋地大叫, 大人这样围着花团团转的场面她很少看到。人家养花 专家搬运花草都用棉花团把花盆口给塞紧,用塑料袋 子套上、扎紧,防止泥沙俱下,李老头才不管,土掉得一 后备箱都是。昙花被捺住枝枝丫丫,嘭的一声关禁闭,

阳台空了,李老头该高兴了吧? 我发现他常坐的 沙发附近的空花盆里经常插满了"愤懑"的烟头,就好 像少了那和他斗气争地方的昙花,就有些失落了一 般。小唐也觉得阳台没有以前美了。原来,没有人是

送回农村处理掉了。 直下讨厌花花草草的。



年轻的时候追求品质,喜欢的是有咖啡 的清晨、有鲜花的周末,一些外在仪式可能 会融入到具体生活的内部,营造出一种我在 "认真"生活的质感。然而,随着搬家次数变 多,见识的人事变多,反倒开始对生活的状 态进行断舍离,对物质的依赖越来越少,精 神的自由却越来越富足。

比如我很喜欢摄影,但坚持这个爱好的 过程却显得返璞归直:从卡片机升级到单 反,再从单反回归到手机;从参数、滤镜的加 持,再从后期回归到原图……不再追求设备 的高端和后期技术的精巧,而是充分理解摄 影的本质不仅是追光的艺术,更是拥有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在不断的旅行中,我终于见 证到,再精妙绝伦的构图,也抵不过大自然 朴实无华的美丽,而最美好的风景,永远无 法被器材定格,只能留存在自己的记忆里, 时光愈久,愈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干是,我依然会拍摄和记录,但不再执 着于能否出片,反而学会惊艳于下班路上那 漫天铺卷的紫色晚霞、春秋换季那层次饱满 的行道树花、一架飞机在高楼大厦间划过天 空,或是绵密的雨滴溅在玻璃窗上飞出的弧 线……对生活的热爱源自这些毫无意义的

瞬间,这些瞬间构成了每一个平凡却珍贵的 日常。面对这些一闪即逝的片刻,记忆更像 是我的摄影机,我用我的五感留住它们转瞬 的光华。我甚至常常想,如果成为一 就好了,我可以直接在画布上画出富有视觉

生活的加减法

笔,只能诵讨思维和语言这种二手甚至是三 手的工具,去弯弯绕绕地营造出一种永远不 能被恰当表达的氛围。

不过,我依然感谢手中的这支笔,让我 拥有如此省便地传递自我的机会,让我无论 处在多么复杂的心绪下,总能通过书写找到 杂乱的线头。尤其是经历了近几年毫无掌 控感的生活状态下,人们只有在失去的时 候,才能在蓦然回首间意识到,原来生活给 予我们的馈赠唾手可得,而最珍贵的东西往 往无价,只需要你让自己拥有看到它们的心 境。

同时,也正是笔和纸的简单、纯粹,让我 责编:林明杰 殷健灵 的幸福。

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充斥着那么 多想象中的枷锁,只需要静下心来阅读和写 作,甚至不必在乎时间和环境,就可以获得 畅游宇宙天地间的自由。由此,我也收获了 在生活中轻装上阵的勇气。不再背负别人 的眼光与期待,以一颗灼热而不惧的赤诚之 心面对纷杂的世界,以自己的节奏去无声对 抗急迫的社会时钟,用更怡然的方式去追寻 内心的意义。我甚至开始主动清洗生活中 遇到的人与事,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值得的 人和事身上,这样的姿态,让我拥有了对自 我更为尊重的品质生活。

所以,大胆地去坚守任何一种令你感 到舒适的生活方式吧,只要不影响他人,无 论这项爱好、这种习惯是否能得到旁人的 理解和支持,只要不断地在生活中增加那 些让你感到喜欢的部分,减少那些令你感 到不适的部分,就可以让自己活得更透气、 更明媚、更快乐。



品质生活

一个人,只要能 始终保有对微小事物 的那份好奇目光,便 可以得到一种最简单

冲击力的瑰丽想象。但我只有手中的一支